



那时结婚证上是没有双方照片的。不是合法夫妻,宾馆旅社是不允许住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适逢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女性的自我解放意识开始觉醒,“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恋爱观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恋模式。女性开始作为婚姻主体的平等一方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尊重和承认。

那个时代,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包含了对爱情的忠贞,又意味着对信仰的执着,成为单纯而热情的五十年代中国人的爱情信条。那个时代,想约会基本从看电影开始;那个时代,路上拉拉手还是个让人害羞的事情;那个时代,想结婚还需要组织开个介绍信;那个时代,夫妻相互竞争当劳模也还是比较光荣的事情。

就让我们通过这一组五十年代的老照片,一起看看那个时代那些单纯又热情的小夫妻吧!

摘自2014年第8期《文史天地》

河北省劳模高桂珍来到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连队,看望爱人董世贵,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一九五三年摄)



四川省郫县,新郎黄福元在为新娘李汝秀戴花(1957年摄)

在绝大多数地区,自由恋爱还是很新鲜的事,一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原国营上海工具厂员工丁千瑞与原上海印染工业公司冯翠英参加完集体婚礼后,到西湖欣赏美景(1956年摄)



办理结婚登记之后,就要举行婚礼。那时集体婚礼貌似比较流行,但政治色彩比较浓郁。绝对没有当今的奢侈攀比之风



原沈阳风动工具厂的工人鞠复海和俞凤仙在婚礼上接受朋友们的祝贺(一九五七年摄)



送给恋人的礼物绝不是现在的轿车、房钥、戒指之类,通常是钢笔、记事本、毛巾等。山西梁山一小伙子(中)买一支钢笔送给恋人作纪念(1957年摄)



那时候,学生是绝对禁止恋爱的,即使留学海外也一样。但很多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期间却都有了异性好友

安徽省农村一处工地上,农民张东仁(右)和他的爱人姜素梅进行劳动比武(1959年摄)。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秦忻怡

28.将有大事要发生

此时,日本不得不承认自己即将面临的失败。不过,他们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采取措施。其一,对自己人,他们作出指示:“凡曾虐待俘虏及日军拘禁者的职员,或俘虏对其怀有极恶劣感情的职员,现在可作如下处理,即迅速使其转职到其他单位或隐蔽其行踪。”1945年2月,战俘们深恶痛绝的日本看守“公牛”和桑岛医生从战俘集中营消失了。其二,对待战俘,日本1945年3月11日发布了命令。这个命令说:“在时局日益紧迫,战祸将波及日本满洲等地之时,希望根据附件的要领处理俘虏以免发生错误。”这儿所说的附件要领,是用下列的话开始的:“方针:努力避免将俘虏落入敌方之手。因此,应预先实行将必要的俘虏转移拘禁地。”

1945年4月29日,奉天战俘集中营迎来了249名新成员,这些美国、英国军官是从日本朝鲜押过来的。5月21日,320名战俘也从吉林郑家屯转押到这里,其中包括美国军官小乔治·帕克、比勃将军为首的26名英、美、澳的将军们。这下子,战俘集中营拥挤起来,士兵们不得不腾出地方给军官住。在战俘们看来,这些新来的战俘们,一样弱不禁风,一样疲惫不堪。

小乔治·帕克将军曾领导着这群战俘中的一部分,在巴丹半岛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巴丹一别,音讯全无。三年后,再一次见到这些饱受磨难的官兵们,他百感交集。官兵们也在打量着他们的长官,个子很高的将军有些驼背了,脸色很憔悴,但目光坚定,充满了智慧。看到这些,战俘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其一,日本军队等级森严,对待战俘却没有执行这种等级管理,将军、士兵一视同仁。其二,日本人在有意识地把战俘集中到奉天战俘集中营。

帕克来到这里后,听到许多战俘们默默反抗的故事,由衷地赞道:“这些士兵都是好样的。”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帕克将军本人也是历经九死一生。



1942年6月9日,他被押到菲律宾拉拉战俘集中营,和乔纳森·温赖特将军等高级将领关在一起。好景不长,一年后的1943年6月5日,他和温赖特将军分开,被押送到台湾白川战俘集中营。在这里,他和其他战俘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夏天,蚊虫叮咬得厉害,许多严重的疟疾爆发了,但患病的战俘根本得不到及时治疗。有的战俘为了活命,偷吃了一点食物,即招来了日本人的毒打。战俘们常常被不明所以地关禁闭,从早上6点一直关到晚上9点。无缘无故地遭受毒打更是常有的事。秋天,他们像奴隶一样,被命令到农场干活。美国军官很坚决地拒绝做任何工作,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就寝前,他们不再被允许躺在床上或者坐在床上休息,不允许到他们房间外参观或闲谈。每天晚上他们都被叫起来,穿上衣服到操场集合,站着等待点名。当他们点名解散回到房间脱了衣服睡觉后,大约一两个小时又会被叫起来,如此反复。这样还不算完,日本人还命令他们铲除战俘集中营周围的杂草和树木,这可是很有劳动强度的活儿。

帕克挺了过来。他是一个意志坚定,有判断力的军人。他始终不相信,日本人会最终赢得这场战争。如果当年部队的武器和供养养得上,他的士兵们仗打得照样漂亮。一年后的1944年10月1日,帕克和一批来自英国和荷兰的军官被送到日本。在这里,他又一次与温赖特将军汇合了。当然,这并非他们战俘生涯的终点站。很快,这些人被押送到了另一个寒冷而陌生的地方,吉林省四平市郑家屯。两个月后,即1944年12月1日,温赖特将军被押送到西安县(今吉林省东辽县)。半年后,帕克他们则被押到奉天战俘集中营。这批新战俘的到来,带来了一些外面的消息,这多少让消息闭塞的战俘们感到一些胜利的曙光。

到1944年上半年,盟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了巨大胜利。很快,战俘们敏锐地发现了战俘集中营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日本人越来越紧张,往返押送战俘上工的日本兵由2个变成了4个。晚上他们开始了沿墙巡逻。工厂里的日本人越来越少。待在营房里,大家议论纷纷,这太不正常了。日本人到底在怕什么?最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将有大事要发生。

15.一拳挥向那个混混

桑实学校在上海名气响当当,一直被认为是如假包换的“贵族学校”,但地理位置不怎么样,旁边就是喧闹的小菜场。下雨的日子,满地泥泞,女生出校门办点事,都会下意识地掂起脚尖走路,免得玷污了雪白的校服。

周一中午的校会上,校长说,最近治安不好,同学们要小心了。熊晓科和花樱出校门买道具,走出校门,熊晓科突然想起,自己的钱包忘在寝室里了,赶忙问花樱:“你钱带够了吗?”花樱愣住了,她也想不起来自己有多少钱了,就拿出粉色的Hello Kitty皮夹,开始点钱。冷不防,有人一把夺过皮夹。她俩心中一惊,抬头一看,是几个穿着湖蓝色职校校服的男生,高高壮壮的。有一个比较瘦的男生,把花樱的钱包举得高高的,戏谑地看着她们。

熊晓科被激怒了,就用力跳起来,想抢回皮夹。那几个男生乐了。有的说:“这桑实学校的女生,还真有意思。”别的几个就粗鲁地笑了起来,说:“得了吧你,人家桑实的白富美,哪里能看得上你?”那人就不服气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一手揪住一个女孩,问:“快说!你们有没有男朋友?没有的话,我……就把钱包还给你们。”熊晓科破口大骂:“……你们卑鄙、无耻、下流!”花樱却像暴风雨中的樱花,瑟瑟发抖。下一个,就轮到她了吧。她的脑中,除了恐惧,什么都没有。突然,她听见那个抓住她肩膀的人闷闷地哼了一下,然后放开了手。

穿着黑色T恤的“蝙蝠侠”嵇畿,一拳狠狠地挥向那个抢了钱包的混混,又铲倒另外两个人。“蜘蛛侠”白煜杰,身穿红色T恤,手里拿了一把尖锐的钥匙,对一个倒地的职校生一阵猛戳。几个职校生被打得七零八落。那个倒在地上的人,头破了,捂着眼睛不断呻吟。嵇畿捡起熊晓科,替她拍掉校服上的尘土。熊晓科这会儿也不顾“男女授受不亲了”,只是靠在嵇畿身上抽抽搭搭。嵇畿就关切地问:“你还好吧?有受伤吗?他们……欺负你了吗?”最后一个问题,问得小心翼翼的。

地上那位呻吟的哥们,见白煜杰又要伸腿踹他,连忙大喊:“我们可没把她怎么样

啊!”白煜杰踢了他两脚,恨恨地说:“让你嘴贱!我们学校的妹子,是你随便荼毒的么?”他见熊晓科渐渐回过神来,就一把搂过花樱,往学校走去。

满面泪痕的熊晓科,被嵇畿扶进教室,立刻引起轰动。校门口的惊魂事件,被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这下,人人自危。彭晓燕打翻了酸奶,司徒纯纯惊叫连连,足以媲美花腔女高音。熊晓科抬起红肿的眼睛,带着哭腔对嵇畿说:“你会不会有麻烦?”嵇畿有点受宠若惊,他的眼睛弯了弯,小声说:“没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不过,说起来,我转学来这里,也是因为类似的事情。你想听听吗?”熊晓科连忙摆手说:“不要不要,我不要听。听了你的秘密,就要对你负责了。”嵇畿有点扫兴,但还是笑了笑说:“你喝点牛奶压压惊。我去和白煜杰说一声,让他当心。”

白煜杰听说这几个混混都结了帮,顿时觉得事情严重,有点后悔逞英雄了。尤其是违反了“穷寇莫追”的守则,用钥匙的尖头戳了一个倒地的混混十几下。如此一来,想不被记恨是不可能的。他找到罗晋,让罗晋模仿黄鹂的字迹,开了一张出门条。等回来时,他那头浓密的、略带卷曲的深褐色头发,已经推了个板刷头,太像《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了。

卫思康在走廊里遇见了他,嘲笑说:“白提辖,你何处打了‘镇关西’来?”白煜杰嘀咕说:“我是去剃头,又不是去剃度。”连熊晓科也跟着开玩笑说,为了蒙蔽小混混不妨在嘴的右边点一颗美人痣。白煜杰哀怨地看了她一眼:“我真是救了一头白眼熊啊!”熊晓科嘴上不饶人,但在“陟罚臧否”上还是清清爽爽的。她跟老妈说了校门口那一幕,表扬白煜杰出手相救,关于嵇畿,她只是轻轻带过。

老妈责备熊晓科没脑子,怎么可以在小流氓成群的地方点钱呢?万幸两个男生见义勇为,击退了坏人。“你呀,读了那么多书,也不见长点‘门檻’。万一被卖到山沟沟里,给‘贺老六’做老婆,怎么办?”熊晓科做了个鬼脸:“我是毫无经验,一时被吓到了好吗?以我的智商,怎么可能被拐卖呢?我不给你拐个玉树临风的‘童养女婿’回来,已经很好了。”

啊!”白煜杰踢了他两脚,恨恨地说:“让你嘴贱!我们学校的妹子,是你随便荼毒的么?”他见熊晓科渐渐回过神来,就一把搂过花樱,往学校走去。

满面泪痕的熊晓科,被嵇畿扶进教室,立刻引起轰动。校门口的惊魂事件,被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这下,人人自危。彭晓燕打翻了酸奶,司徒纯纯惊叫连连,足以媲美花腔女高音。熊晓科抬起红肿的眼睛,带着哭腔对嵇畿说:“你会不会有麻烦?”嵇畿有点受宠若惊,他的眼睛弯了弯,小声说:“没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不过,说起来,我转学来这里,也是因为类似的事情。你想听听吗?”熊晓科连忙摆手说:“不要不要,我不要听。听了你的秘密,就要对你负责了。”嵇畿有点扫兴,但还是笑了笑说:“你喝点牛奶压压惊。我去和白煜杰说一声,让他当心。”

白煜杰听说这几个混混都结了帮,顿时觉得事情严重,有点后悔逞英雄了。尤其是违反了“穷寇莫追”的守则,用钥匙的尖头戳了一个倒地的混混十几下。如此一来,想不被记恨是不可能的。他找到罗晋,让罗晋模仿黄鹂的字迹,开了一张出门条。等回来时,他那头浓密的、略带卷曲的深褐色头发,已经推了个板刷头,太像《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了。

卫思康在走廊里遇见了他,嘲笑说:“白提辖,你何处打了‘镇关西’来?”白煜杰嘀咕说:“我是去剃头,又不是去剃度。”连熊晓科也跟着开玩笑说,为了蒙蔽小混混不妨在嘴的右边点一颗美人痣。白煜杰哀怨地看了她一眼:“我真是救了一头白眼熊啊!”熊晓科嘴上不饶人,但在“陟罚臧否”上还是清清爽爽的。她跟老妈说了校门口那一幕,表扬白煜杰出手相救,关于嵇畿,她只是轻轻带过。

老妈责备熊晓科没脑子,怎么可以在小流氓成群的地方点钱呢?万幸两个男生见义勇为,击退了坏人。“你呀,读了那么多书,也不见长点‘门檻’。万一被卖到山沟沟里,给‘贺老六’做老婆,怎么办?”熊晓科做了个鬼脸:“我是毫无经验,一时被吓到了好吗?以我的智商,怎么可能被拐卖呢?我不给你拐个玉树临风的‘童养女婿’回来,已经很好了。”

矢车菊色的心情

戴萦袅

